

禅林僧寶傳
一之十

C40
4514
(125)

上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塔院庶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藏半機謹誌



B 64853

禪林僧寶傳引

覺範謂余曰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
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
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為仰宗
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
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畧其始
終行事之迹德洪以謂影由形生響逐

聲起既載其言則入道之緣臨終之効
有不可唐捐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苴以
諸方宿衲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
門臨濟兩家之裔蘄然絕出者合八十
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贊分為三十
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目之曰禪林僧
寶傳韋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索其書

而觀之其識達其學詣其言誠而正其
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
空寂窅然而深矣其寸則宗門之遷固
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冊芒寒色正
燁如五緯之麗天人皆仰之或由此書
也夫覺範初閱汾陽昭語脫然有省而
印可於雲菴真淨嘗涉患難瀕九死口

絕怨言面無不足之色其發為文章者
蓋其緒餘土苴云

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長沙侯延慶引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實際離文字
故自曹溪滴水沁別五家建立經宗開
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洪同歸薩婆
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
古明大法人莫非瑰璋傑特之材不受
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髮周游衆請必
至於發明已事而後已蓋有成因言而

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刹那間轉凡成
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本末
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所由作
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壁繅藉見出愛
慕齋藏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
山之僧廣遇慮其湮沒即舊本校雙銀
梓以与諸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

用心亦勤矣魏亭趙元藻一見過於湖
山之上慧炬相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為
一轉語予与遇未覲面今披是書知其
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覺範与十一
人者把臂並行若有因書者發得意忘
言即同入此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不為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川

張宏敬書

禪林僧寶傳目錄上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韶州雲門匡真大師

汝州風穴昭禪師

首山念禪師

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地藏

A vertical ruler with markings from 80 to 100. The number 90 is highlighted in red, and a red arrow points to the 90 mark.

金陵清凉益禪師法眼

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第六

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第七

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第八

圓通道濟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巖禪師

第九

龍牙居道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志德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一至十

禪林僧寶傳第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諱耽章泉州莆田黃氏子幼而竒逸爲書生不甘處俗年十九棄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爲類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

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屣無
及矣後皆如所言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
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
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
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
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
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
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
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重離
六爻偏正回乎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荳草味如

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披路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
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
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
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
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
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
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珎御以有驚異鷲
奴白牯昇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
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

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
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詞曰正
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
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
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
交鋒要回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氣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舍
終歸炭裏坐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
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倡俱行偈曰
金針雙鏤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
開其二名金鎖玄路偈曰交手明中暗功齊轉覺
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鞵鞵其三名理事不涉偈
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
難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
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
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

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羸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荅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荅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着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

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着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羸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着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

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麤重貪瞋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驚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驚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閼及諸妙喜等世界被

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灰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趕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箇揔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揔是不要

免乃至世間羸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
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
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
處自由始得香嚴閑禪師會中有僧問如何是道
閑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人閑曰觸體
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如何是
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體裏
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
木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
睛章曰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

有一人不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
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
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有僧以紙爲衣號爲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
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體萬事悉皆如又
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諾卽脫去
章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
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
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
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

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
鑒多端喪本真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
人僧問五位君臣旨訣章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
物偏位卽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
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眞應衆緣不隨諸有非
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眞宗從上
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審詳辨明君爲正
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
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
高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

生問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
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不無偏問如
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
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
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
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
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見是金鎖
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
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

者問曰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
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
是尊貴墮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
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
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只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
不是同也章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
不欲與麼道門爭子請別作之旣作偈又注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我即
我仰波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

如渠即驢

二俱不立

不食空王俸

若遇御飯直須吐却

何假鴈傳

書

不通

我說橫身唱

爲信

君看背上毛

相與你

乍

如誼

白雪

將謂是白雪

猶恐是巴歌南州帥南平鍾王

雅聞章有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偈付使者曰摧
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
採郢人何事苦搜尋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
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
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
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
門爭子塋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圓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授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懼屬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種滲漏之語見於禪書大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彥世英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當爲發揚之因疏其溝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盡微細法執興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第一

禪林僧寶傳第二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禪師名文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豐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博通大小乘弃之游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堪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損偃右足老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叢林號陳尊宿偃得旨辭去謁雪峯存存方堆枕坐爲

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臯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攬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軋峯峯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偃乃出衆曰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於是軋峯大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軋峯曰子是什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軋峯曰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偃應喏喏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

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卽禮謝又訪疎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卽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有陳尚書飯偃而問曰儒書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偃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

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
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訓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
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
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訓之偃
呵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爲第一座
先是敏不請第一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
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
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
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卽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
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

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歿王
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亡如是耶
侍者乃出奩予如敏所誠呈之王發奩得簡曰人
天眼目堂中上座劉王命州牧何承範請偃繼其
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
者望風而至示衆曰江西卽說君臣父子湖南卽
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
麼又曰從上來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
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
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

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
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
話忽然遇着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
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
莫趣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
漢脚跟下尋着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卽與
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漢荅一轉了
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着汝眼睫上汝
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
捆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

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又曰三
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
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
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
不獲已向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
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事若
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
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呵謂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何曾掛着牙齒何曾道着一字終日着衣喫飯何曾觸一粒米掛一縷絲然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瞋睡漢偃以足跛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

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叅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叅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麼口頭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用無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又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乎不回乎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乎偃以手指曰

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乎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鉢盂噉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擊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曰這俗漢又擊板頭曰喚什麼作聲偃以軋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廣主詔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

能對偃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聞擊齋鼓曰鼓聲咬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人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着我熱

謾偃契悟廣大其游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爲偈句
尤不能測如其網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
虛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
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
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又曰喪時光藤林荒
徒人意滯肌廼又曰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
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每碩見僧卽曰鑒咦而錄之
者曰碩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碩字但曰鑒咦叢
林目以爲抽碩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碩鑑

笑嘻嘻擬議遭渠碩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
於是也難施偃以南漢軋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
而示卽大漢軋祐二年也以全體葬之本朝太祖
軋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
招曰寄語秀華官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
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
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
偃顏貌如昔髭髮猶生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
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謚大慈
雲匡真弘明大師

贊曰予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之無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輩及見其像頽然偃坐胡牀廣額平頂類宣律師奇智盛德果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而春無迹蓋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嗚呼豈所謂命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第二

禪林僧寶傳第三

汝州風穴沼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汝州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以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弃去遊名山謁越州鏡清愆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顰

公所來華嚴陞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衲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風穴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風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風穴亦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風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風穴笑曰盲伽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浙子

鈍置風穴曰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南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秉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卽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卽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

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領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揆出揆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遶破闍梨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蕩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卽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風穴隨聲便喝

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着問滌和爭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拙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卽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幸不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風穴依止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叀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衆弃之而去餘佛像敲鐘耳風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風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爲新之

成業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
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風
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
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風穴居焉法席冠天
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
問來問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
問不在荅處荅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
跟底大凡叅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
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礙迷封句下精通
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

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
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着覷着卽瞎
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頰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
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
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拊
其左肱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肱曰這裏
是于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
慧二十有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
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

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禪師諱省念生狄氏萊州人也幼弃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叅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

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没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勃姑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風穴卽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念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然天

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底
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
喝念曰今日放過卽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又問僧
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還我
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却是老僧罪過又問
僧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
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麼則合
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叅堂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
念曰耶耶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
借問得麼對曰便請念曰鷄子過新羅僧入室念

便喝其僧禮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
曰新羅人喫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誰僧不對曰
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
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
取莫待天明失却雞鶩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
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
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
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
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
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

事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卽
始終賓主卽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
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若
坐汝須立坐卽共汝坐立卽共汝立雖然如是到
者裏着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卽千里萬里何故
如此如隔窻見馬騎相似旣然如此直須子細不
得掠虛好他時後日賺着汝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因舉臨濟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刀直
入還有出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
喝臨濟亦喝僧又喝臨濟亦喝僧禮拜臨濟曰須

是這僧卽得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爲這
僧會賓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
後一喝是那箇是賓那箇是主所以老僧尋常向
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以喝作問行有
時作探竿影草有時作踞地師子有時作金剛王
寶劒若作問行來時須急着眼始得若作探竿影
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時野干須
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劒用時天王也須腦
裂只與麼橫喝豎喝惣喚作好道理商量却旣知
如此也須親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己親證始得莫

與麼掠虛過却平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僧問學
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闍梨在老僧會多少時
對曰已經冬夏曰莫錯舉似本用若論此事寔
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
君汾陽注曰素紫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打破鳳林關蕩
玲瓏着靴水上立自塵泥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瑣
梭不解織無間功看他聞雞人旁觀審騰距水牛
也不識全力能負念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
衆不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
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

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
年十二月初四日陞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
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柰何良久曰白銀世
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
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
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
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
父母相繼而亡孤苦猷世相剃髮受具杖策游方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于擬議鋒銚失却威徹拊手稱菩然昭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簾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軀現昭曰師意如

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爲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卧不荅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

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
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
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
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
行矣旣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
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衆
有異此丘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
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
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
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戾與昭有

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後至曰
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歿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
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誥則
先後唯所擇昭令設饌且飯裝曰吾先行矣停箸
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屋單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
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儼臨人天不越閫者三
十年是皆哲人事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卓絕
如此況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歿生之
際如賈胡傳吏留卽留去卽去嗚呼是其所以起

臨濟也

禪林僧寶傳第三

禪林僧寶傳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金陵清凉益禪師

福州玄沙備禪師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屨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兄視雪峯而師承之雪峯呼爲頭陀每見之曰再來人也何不徧叅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備結屋玄沙衆

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經冥合諸方有未
明要義皆從決之備曰佛道閑曠無有塗程無門
爲解脫之門無見作道人之見不在三際豈有杲
沉建立乖真不屬造作動卽涉塵勞之境靜則沉
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亾動靜雙收卽漫汗
佛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
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
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
中間相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
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游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
到這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
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
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因修證只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卽落魔界且句
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八萬法門
生灰路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歿岸頭事道人行處如
火銷冰箭旣離弦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
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
二乘膽戰十地覓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與麼現行無疑此外
更疑何事勿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
少欠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着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更擬凝心歛念攝事歸
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
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覓不散底死人冥冥寞

寞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我這裏則不然
也更不限門旁戶分明句句現前不屬商量不涉
文字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天
堂皆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尚無改變大
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這裏凡聖也
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學人若向外馳
求又屬魔王眷屬如如不動沒可安排恰似燄鑪
不藏蚊蚋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施爲是真解
脫纖毫不受措意便差借使千聖出頭來也安排
他一字不得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

多少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今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又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我如今恁麼道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覲得可中渾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有百千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

底事知麼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還同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亾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大難備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

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真
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
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
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
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成
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
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
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着平
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
隨宜出生入成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方

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
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
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
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
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
謂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
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滓其語
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
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
與閩帥王審知爲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

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上
首羅漢琛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禪師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葷見
萬壽寺無相律師卽前作禮無相拊其首曰若從
我乎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卽剃
髮爲大僧無相使習毗尼一日爲衆陞堂宣戒本
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
作解豈發聖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爲無相作禮辭
去無相不強初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

遂臻其奧與慧球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
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峯法道之所寄
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
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僧問
如何是羅漢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兩句又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識此字耶
曰不識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嘗垂頭頽然坐折
木床見僧來卽舉拂子曰會麼對曰謝和尚指示
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道指示學人汝每日
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

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贊嘆那裏
掃地豎起掃帚爲甚不贊嘆有僧來報保福遷化
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石山
也于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爲作明道偈其詞
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執云有是觸處
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
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
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
剝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

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
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
復至閩城舊止徧游近城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
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闍維收舍
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清涼益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金偉
律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
公盛化四明益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

去初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谿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鑪見益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已是同是別益曰同琛豎兩指熟視曰兩箇卽起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字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輩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

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着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益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不撥萬象益曰獨露身呌子方曰撥萬象益曰萬象之中呌子方於是悟旨嘆曰我幾枉度此生益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

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
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
灰且不是灰止於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
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
漸熱則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
便成賺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
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
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着
衣喫飯行住坐卧晨叅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
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

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
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
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
古人謂之夾幻金卽是真其如鑛何若覩得徹骨
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
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
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
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
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則
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

儼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掌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惣不與麼益笑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

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甚勤閏月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丹陽鄉建塔謚大法眼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教乘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刺法爲要非三句所能管攝也益以仍舊自處以絕滲漏句爲物頗事邊幅而求明乃其的孫豈所

謂深山大澤龍蛇所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四
大德山所攝聖蹟夢國禪

禪林僧寶傳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潭州石霜諸禪師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金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閑暇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覽忘返沙門紹鑾與語奇之謂人曰此兒自奮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納之諸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髮詣嵩嶽受具時洛下毗尼之學盛諸睨視講習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荅聞湘中有南宗法道住造大瀉

時祐禪師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
甚久祐見之歎處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祐
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勿
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曰卽如是此粒從何
生乎祐爲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
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依止問曰和尚百年
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伊道智喚沙彌沙彌至
智曰漆淨瓶水着却問諸曰汝適何所問諸理前
語智卽起去諸於是悟其旨時方爲二夏僧去隱
于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者有僧自洞山來諸問

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須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曰何不道出
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
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道
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諸爲正傳弃其衆從諸諸迎
居正寢智行必掖坐必待智歿時衆已輻湊如雲
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
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名爲極致而我輩沙門全
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
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

拜曰會麼曰不會諸曰賴汝不會汝若會打破汝頭諸坐室中僧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見師顏諸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至雪峰舉似存禪師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後傳此語至諸諸笑曰老漢有什麼處急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者刻意師慕至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其名遣使齎賜紫伽梨諸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葬全身於寺之西北隅謚普會塔曰無相有得法上首兩

人龍湖聞禪師九峯軋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回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聞斷髮逸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芙蓉也聞夜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曰天下宗肯盛大豈妄爲之耶諸曰是

實事曰師意如何諸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說破
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卽日辭去至邵武城
外見山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
行隱其中聞撥草望烟起處獨進苦行見至欣然
讓其廬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聞飯
木實飲谷而住十餘年一日有老人來拜謁聞曰
丈丈家何許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
師然我非人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
歾賴道力可脫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
然汝當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榻旁有小蛇

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電砰雨
射山岳爲搖振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
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泣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爲
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卽穴巖下爲泉曰
他日衆多無求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
今爲湖在半山號龍湖邦人聞其事富者施財貧
者施力翕然而成樓觀游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
極靈禍福此邦民俗畏敬之四時以牲饗祭聞杖
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
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

老夢神告語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
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聞
將化令擊鐘集衆踟躕而坐說偈我逃世難來出
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
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於是
歛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于本山謚圓
覺禪師史不書名但書僖宗二子建王宸益王陞
然亦失其母氏位及薨年月傳不書聞受業受具
所讀偈云我逃世難來出家疑石霜亦其落髮師
歟

筠州九峯虔禪師

禪師名道虔劉氏福州候官人也容姿開豁明濟
氣壓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
上宗門爪牙也諸歿時虔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
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
肯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鑪
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
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
會先師意香煙滅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
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

師意卽未也廬于普會塔之旁三年而去經行于
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
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曰無間行曰此猶是
長生路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
命曰長生氣不常復曰大衆還得命麼欲知命流
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
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
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符信且如諸先德
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人約什麼體格商量
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採聽看不

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
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自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
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
却向東先是馬大師歿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
海智藏輩塋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
乃汾馮川上車輪峯逢司馬頭陀勸海留止因不
復還石門虔自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爲沩潭第
一世繼海遺蹤也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塔于
寺之西號圓寂謚大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州人也七齡雪峯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游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舛對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慙殷於是依止十餘年虔移居石門亦從之及虔歿去游廬陵至永新見東南山奇勝乃尋水而往有故寺基蓋文德中異僧達奚道場遂定居學者雲集唐後主聞其

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楊州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住翠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眾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坐夏五十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軋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予觀其父子

兄爭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憐也

禪林僧寶傳第五

禪林僧寶傳第六

南康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雲居宏覺膺禪師

禪師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于王氏兒稚中骨氣深穩言少理多十歲出家於范陽延壽寺又十五年乃成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一鉢南來造新豐謁悟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更道對曰向上卽不名道膺价喜以謂類其初見雲巖時祇對容以爲入

室膺深入留雲峯之後結庵而居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雜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荅甌甌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

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惣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羶羊掛角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羶羊掛角時如何荅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迹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膺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

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音旁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容易不着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鑊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蹊跳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

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醖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

有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夫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抵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

羸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卽貧窮從地湧出卽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湧出卽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嫉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

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那邊有什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這箇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長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卽是是卽一切惣是不是卽一切惣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

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着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

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
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
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
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
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
不見道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已底人卽難得不道
全無卽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卽生
惱生惱卽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卽見不得說什
麼大話汝旣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
忍飢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歟也莫

相拋出生入歟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
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膺住持三
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
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
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
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
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秬這是乃端然告寂

澧州洛浦安禪師

禪師名元安生淡氏鳳翔南游人也幼依懷恩寺
祐律師剃髮受具旣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

悟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安自負辭去至夾山庵于冢巔夾山訝之以書抵安誠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日當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之不荅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旦暮必至矣俄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閑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恣恣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閑梨爭教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荅夾山以杖擊之夾山歿衆以安次補住持久移居洛浦謂

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禍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已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祗如鋒鏑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尔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乎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

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
饒併當門頭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
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
欣厭貫系不得脫垢自由謂之深可慙傷各自努
力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門弟子曰出家之
法長物不留況其他哉切須在念時不待人至十
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人若對得
分付鉢袋子曰若道這箇是卽是頭上安頭若道
不是卽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
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座

曰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
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
者祇對和尚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
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
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
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茫然不知安曰
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荅安曰慈舟不泛滄波上
劍峽徒勞放木鷺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
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

可謂妙密然价之宗至膺纔有同安察後雲居簡
而已會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
其名曰鯢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
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膺安似之其絕也理之
固然

禪林僧寶傳第六

禪林僧寶傳第七

台州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南康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天台韶國師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
光觸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
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
寺剃髮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
中謁舒州投子庵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
之尊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

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鑿鐵機韶問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剥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

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游天台觀智顗禪師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心初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聞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至尊事之以爲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撥

去枝葉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六祖曰非風幡動
仁者心動是爲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
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
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什麼
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卽是空若言非
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旣非種
種解會合如何知悉若真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
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是古佛心荅曰
此問不弱又問叻僧遷化向何處去曰終不向汝
道曰爲什麼不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吒太子析肉

還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於蓮花之上爲父母說
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故每曰
太凡言句應須絕滲漏乃可僧隨問如何是絕滲
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
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
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
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
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
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者謂韶曰智者
之教年祀寢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

禪師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而韶適與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山谷六月有星隕于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開悟夫問詞答語無所增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

曰大凡言句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筠州九峯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長壽人也勿依郢之仁王寺沙門惠超超陰察之外純深中穎悟超奇之爲落髮受具卽游洛中聽毗尼部弃去至武陵謁德山鑒禪師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有違之者而鑒獨以玄爲奇然玄不大徹透辭去至高安謁价禪師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子可貴也玄曰但不

識珠者耳儻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以爲俊士价歿廬于塔旁三年而學者來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飢餐困卧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拜辭其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北面而師事之玄厭城居思超放山林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風靡而至或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玄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玄曰絺綌不禦寒又嘗問僧近自何處來曰

閩嶺玄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玄曰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玄曰爭得到此間其僧不能對玄以杖逐之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

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
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曰爾時
初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
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
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
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
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
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
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
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乎之旨也祖師曰
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僞唐貞觀三年二月十
七日晨興誡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旣
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
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寔法玄言語忌十成
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者綱宗也至引法
華以證成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
夫豈虛語哉余至九峯拜其塔碑已斷壞不可識
有水碑書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

綱宗何也

南康雲居齊禪師

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有文明照禪師得度種性猛利經行燕坐以未明已事爲憂持一鉢徧歷叢林學心不息時法燈禪師住南昌上藍齊往依之法燈使知藏司法燈偶見齊呼曰每見舉祖師西來意話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西法燈曰若與麼會了無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法燈良久曰西來有甚意便去齊於是頓悟其旨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別之語盛行諸方

號東禪嘗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

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叅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白衆已集齊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輔弼弼叢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什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

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贊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

瑞鹿先禪師

禪師名本先生鄭氏温州永嘉人也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爲沙彌詣天台國清寺受滿分戒卽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着方難荅

若求道理說多般辜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乃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旣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大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閑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箇郊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

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曰也祇是如畫先曰汝問我如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二夏長吏以其事聞有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辭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秘閣如畫特賜紫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畧少異耳夫自心非

外有妄盡而自返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然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禪林僧寶傳第七

謝和復在首與中

五六月間游山出郭經鄒縣爲今來又曰外山春水出
皆將水外疎風山口吾聞山出偶獨觀曰晴時
中平空谷而塞平日漸特皆不下山至觀端之日
於前長道而自取阻於土人必糾強於目觀成

禪林僧寶傳第八

圓通緣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嚴尊者

圓通緣德禪師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
老宿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
爲佛事年二十四徧游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
谿謁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日德
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公齊丘至游經堂僧
衆趨迎德閱經自若宋公旁立睨之德不甚顧荅

宋公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宋公異焉力請住
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頽然默
坐而已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
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致至金陵
問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創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
子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峯之下
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賜名圓通焉本朝
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
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談
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長老不聞殺

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灰
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
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
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
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
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
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
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
有三夏謚曰道濟禪師

禪師名光湧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
庭旣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
十三學經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史忌其名
有異能解見湧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決
授之時仰山寂禪師住南昌之石亭寺湧父事之
得度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律師受滿分戒止游
謁臨濟臨濟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遊何爲湧
因南歸執勤累歲先是石亭見來叅者必問曰來
作麼曰禮覲和尚又問還見和尚麼曰見又問和
尚何似驢叅者無能對脫對亦不契忽問湧湧對

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
什麼湧曰若更有所以與驢何別石亭大驚曰凡
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
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子異日當
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
歿湧筴第三指以報法又筴第二指以報親僞唐
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府使至
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頓集亦不起乃
共訴之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之
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

偽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
十夏
洞山守初禪師
禪師名守初出於傅氏鳳翔良原人也兒時聞鐘
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母呂試之不餵亦不索年
十六跪白求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諲
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游律肆
執卷坐睡弃去歷咸秦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夏
休詣雲門偃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渡又問
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

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良久又申問曰
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
飯袋子江西湖南便尔商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
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粒米飯十方僧卽日辭去
北抵襄漢僞漢乾祐元年衆請住洞山禪其律居
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
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到此
實難得人但愛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若
此輩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
目不道都無但可言少皆坐不達根原落在陰界

妄以爲安不知陷在灰水弄箇無尾胡孫臘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亂悔無所及若是衲僧凍殺饑殺終不着渠鶻臭布衫本朝太平興國六年尚書石公襄帥趙公交章奏初有道行化于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紫伽梨旌異之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闕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四月
南安巖巖尊者南嶺巖巖尊者其言曰巖巖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弃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

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者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撻之而水得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公趣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咸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

作偈曰雲外野僧成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于菩提路不違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荅以爲妖火所着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

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公舟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除之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着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于南海爲衆生福田公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卽舟偈偈而舟爲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繹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公謹愿公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

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題
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蹟甚著
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已
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
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
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
應禪師

贊曰圓通誚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事而不荅此
其識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
禍及人囚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囿於法

愛故初公語分生歿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
提大用於其化時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
後之訓也臨禍福歿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
宗已墜之綱尚可理也

禪林僧寶傳第八

禪林僧寶傳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
吉州滿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遁風骨癯
甚視瞻凝遠性夷粹語論英發初謁翠微不契至
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卽告汝道遁豁然大
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證价稱

其能馬氏方據有長沙興崇梵坊聞遁名請說法
于龍牙法濟禪寺僧問如何是道遁曰無異人心
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勸諭之詞接引之語從上
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爲說出意旨
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
自然今言法者是軌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
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
性常無變易作麼生可持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
得哉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遁曰待石烏龜
解語卽向汝道進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

僧亦悟又僧問大庾嶺提不起時如何遁曰六祖
爲什麼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在
什麼處立遁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對機峻峭
無滲漏類如此僞梁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
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于方丈前詰旦加跌而
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贊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聞
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共
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
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

徵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
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永明智覺禪師

智覺禪師者諱延壽餘杭王氏子自其兒稚知敬
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誦六十日
而畢有羊群跪而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舟
而歸錢塘見漁舡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
放于江裂縫掖投翠崑求明禪師岑公學出世法
會岑遷止龍冊寺吳越文穆王聞其風悅慕聽其
弃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續續食無重味持頭陀

行嘗習定天台天柱峯之下有烏類尺鷃巢衣襴
中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
元帥有緣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
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
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衆至二
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鈐準曰
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
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
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乃
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

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
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
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
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
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
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
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爲從來認
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
性別有真心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
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

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
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
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
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
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
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
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
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
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
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

三
百
家
以
佐
三
宗
之
義
爲
一
百
卷
號
宗
鏡
錄
天
下
學
者
傳
誦
焉
僧
問
如
和
尚
所
論
宗
鏡
唯
立
一
心
之
旨
能
攝
無
量
法
門
此
心
含
一
切
法
耶
生
一
切
法
耶
若
生
者
是
自
生
歟
從
他
而
生
歟
共
生
無
因
而
生
歟
答
曰
此
心
不
從
不
橫
非
它
非
自
何
以
知
之
若
言
含
一
切
法
卽
是
橫
若
言
生
一
切
法
卽
是
縱
若
言
自
生
則
心
豈
復
生
心
乎
若
言
它
生
卽
不
得
自
矧
曰
有
他
乎
若
言
共
生
則
自
它
尚
無
有
以
何
爲
共
哉
若
言
無
因
而
生
者
當
思
有
因
尚
不
許
言
生
况
曰
無
因
哉
僧
曰
審
非
四
性
所
生
則
世
尊
云
何
說
意
根
生
意
識
心

如世盡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

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僧曰旣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旣乖大旨一二
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
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
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
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
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
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
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
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

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
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
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
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
但以形言述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
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
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荅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
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真唯識
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
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

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
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
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
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
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
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
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
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
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
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

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况且如現見
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
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
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昧
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
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
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
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
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
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

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
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
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
意言則是菩薩等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智覺乘
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
問道其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
梨水精數珠金澡餅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
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
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

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
狀必枯悴廼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
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
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
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雲居簡禪師

禪師名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閑
靜寡言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游叢席造雲居謁
膺禪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誠令刻苦事衆

於是簡躬探井曰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謁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峯時受服役旣來雲居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卽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旣申請簡無所辭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簡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者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

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什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盖得麼問虵子爲什麼吞却虵師曰在理何傷問諸佛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峯時如何曰閑着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

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暖麼又問叢
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
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
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帥
張崇爲建塔于本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
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
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
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
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

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訓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第九

禪林僧寶傳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重雲暉禪師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主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峯

山行脩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餅櫻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醺夙心方薤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弃弟子乎

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弃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瑞龍璋禪師

禪師名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

父司空出鎮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因不飲食不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于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

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軋寧中雪峯嘗見之以樓欄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憨憨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

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
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
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着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
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
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從尚父乞墳尚
父笑曰師便爾乎遣陸仁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
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闕
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禪師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業於南澗寺年二十

四謁安國弘瑫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獨露
身瑫舉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啓瑫
曰今日見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瑫曰汝見何
道理端亦舉一指瑫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趣不及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曰竹筴一文一雙有僧夜至方丈端
以衲蒙首僧忽褰衲問誰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
糖船上檳榔僧不解端瞠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
會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又謂門弟子曰佛法無
許多般但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卽凡情忘卽

佛敎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申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况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年二月二與汝暫相弃糞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道俗皆寫記之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竟入山二月一日太守亦至從官騶吏偵伺信宿如市二日飯罷端升座叙行脚本末辭衆有長老應圓者出衆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別先賜一言端垂一足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汝境界曰怎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

本常端作噓聲復與數僧訓荅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闕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雙峯欽禪師

禪師名竟欽益州人生鄭氏少爲大僧於峨眉谿山黑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卽就雙峯之下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真禪師躬臨證明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如月入水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

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於是匡真以謂類已加敬焉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峯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聞之合掌而化閱世六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峯詮禪師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弄家師事思禪師思爲荊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師道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荊楚與建康接壤

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見詮輩疑以爲江表謀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臯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爲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歿詮還廬山軋德初庵於東南牛首峯之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峯賜大沙門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詮曰

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諗曰牀
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如何諗曰明日路口有市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牧
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夜趺跏辭衆而化闕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龜洋忠禪師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
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舊山
痛自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卽位
詔重興之而忠笑曰僊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

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
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
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鷄群與鶴群多年塵
土自騰騰雖着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請本志不
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倒是沙門謂門弟子
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
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
爲言信也如禁虵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虵綰弄揣
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弃去但諦見

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
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塋于無了禪
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圻裂連階丈餘寺僧將
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禪師曰不必更發也
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云

贊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數老者鮮矣予觀其言
皆約而明校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灰生之際
明驗昭著然初不聞儼臨萬衆四事供養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



